

在科大和黄山与大学同学聚会后，我就奔向12年没回去过的长春了，那里等着我的是高中同学聚会。我特意从北京乘火车回长春，体会一下从前在大学和故乡之间穿梭的感觉。随着列车进入东北，北方的清爽晴朗取代了南方的闷热窒息。我惊讶地发现北方的夏天竟与旧金山——我现在的家，有些相似。只是旧金山可能稍凉些，而且夏天几乎不下雨。心中一阵亲切，开始拿着相机不住地拍摄窗外的风景。拍着拍着，一丝令我激动的旋律悄然在心里苏醒。后来竟控制不住哼出声来了！

我哼唱的是首旋律优美怡人的法语歌，叫 *Sous le ciel de Paris*，中文即《在巴黎的天空下》。

这首歌，与我有着故事，它属于我，是我的歌！真的。它在我的脑海里存在了20多年。多年来我时不时地把它从我的记忆深处调出来，哼一哼调子，回味一遍。每次它都无比美妙地把我带回童年，让我感觉好像在巴黎的晴空下自由飞翔。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巴黎。

多年前，我们家经过四年下放劳动终于从乡下调回城里，父母回原单位恢复工作。有好几年我们一家五口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学生宿舍里。我家唯一的好东西是老爸留苏时带回来的收音机。它的顶盖掀开就是留声机。

我爸在文革中被放逐到偏僻的乡下，竟然胆大地没把他从苏联带回来的黑胶唱片摔碎，这些宝贵的唱片竟都侥幸保留了下来。在乡下时我们还太小都没注意到家里还有这些珍藏，或者也许爸妈把它们藏起来了。可是回城后我和哥哥都分别发现了家里的这个宝贝。有时下午放学后没出去玩，就在家听唱片。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我先是挑袋子漂亮的听，但是唱片数量有限，所有的唱片都听完了。之后就选心爱的听，可多少年下来都听烂了，经常整个长长的曲子都可以哼下来。听到芭蕾舞曲时我还会假装自己是优雅的芭蕾舞者，在狭小的房间里起舞。

《在巴黎的天空下》是里面少有的流行歌曲之一，也是我的最爱。任何时候，只要放上这一曲，我就可以“飞”起来。它带给我的是难以描述的幸福感。

有一个周日，全家叽叽喳喳地在一起包饺子。我妈妈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把一张唱片不小心摔到地上摔碎了。我的心一惊，当迫切的我发现碎了的竟然是《在巴黎的天空下》，我心里的恼怒和绝望使我发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脾气，同时伴随着极度的伤心。大哭，无声的哭，连续好几天。我爸妈被我的强烈反应震惊了。怎么安慰也没用。最后还是时间愈合了我的“创伤”，我终于原谅妈妈了。

之后每次想起这首歌，或它带给我的快乐，我就专心地哼它的调子，它成了我心中的歌。我可以任何时候把它从脑海深处调出来，哼一遍，让我“飞到巴黎”。

20多年后，我在美国公司工作结识了一位好友，是个俄国人。有一次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当时让我哼我的歌给他听，我哼给他听了，然后就把这件事忘到后脑勺了。

令我感动的是他把这当回事儿了，一直留心帮我找我心中的歌。他曾拿过来几张CD给我听，可惜都不是我的歌。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忙碌的日子。

有一天大清早刚上班，他就兴奋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一定让我听一个曲子。我们跑到隔壁办公室借同事的机子又一次满怀期待地放上音乐。当熟悉的旋律从CD上飘荡出来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流下来了。

我心中的歌，久违了！

后记：我第一次真正来巴黎是多年以后，游过伦敦后坐着Eurostar列车从伦敦驶入巴黎的，跟我那次坐火车回长春有点像。一路上，我心中自然哼着我的歌。而此时，我已经不是当初的小丫头，而是跟爱人一起带着一对可爱的儿女来尽情享受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作者系我校84级校友）

成长的声音

□ 和智楠

慵懒的午后，独自在书房看书，阳光一束一束地透过被微风轻轻卷起的米色窗帘，疏疏朗朗地洒在桌前。

心思一直都没怎么在手中的书上，看与不看间，总被窗外隐隐约约传来的钢琴声所牵引。想来，这是个初学者，琴声磕磕绊绊、疙疙瘩瘩，并没有形成悠扬婉转的旋律，只能大概听得出来是在弹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

近来，每天午后，这时高时低的生涩琴声便会从隔壁断断续续地传出，像是蹒跚学步的孩子，时稳时晃，摇摇欲跌，令旁人着急担心。照说这应该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可我却不嫌它讨厌，反倒总是按时守候倾听，甚至有那么一两个瞬间，还会觉得旋律非常优美动人。

仔细辨认的话，这琴声带给我的愉悦，就像与四岁以前的侄女聊天的感觉。那时，每次回母亲家，侄女都会缠着我，奶声奶气地用一种小孩特有的、不甚连贯而又跳跃模糊的语言与我聊天。虽然常常要仔细揣摩才能弄懂侄女的意思，虽然有时甚至揣摩了仍会不知所云，可侄女的声音却让我很是着迷。

我曾试图以某种方式把这种声音保存下来。于是，一次，正和侄女聊天时，我拿出手机拍下了她的一帧小照。照片中正说着话的侄女，神情有些紧张，也有些羞怯，可眼睛里却始终闪现着勇敢和好奇的光芒，小小的脸上，因为激动而腾起的红晕，把她想要通过聊天掌握说话技巧的热切暴露无遗。

其实，只要用心倾听，生活中，在每一项不纯熟的技艺里，往往都可以听到一种专属于初学者的声音。这种声音里蕴藏着热情、执着和勇气，是一种成长的声音，有着呼之欲出的生命力，就像黎明前夕阳光为破晓而聚集的力量，火热情澎湃。

每个人都有过成长的经历，可成长并不仅仅是年龄的递增。有时，年华的老去，不是花了眼，白了头，而是失去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及探索的勇气。就如同失去了，此刻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听到的，从隔壁随风传来的断断续续、磕磕绊绊的琴声。

七十自嘲

（外一首）

□ 范洪义

忧思忙碌却为何，
庙里吃斋也是过。
意气书生追寒窗，
落难公子失帕罗。
放眼洪荒孕物理，
琢磨时空陷觉错。
回顾闹心七十载，
中有十年在蹉跎。

无题

心念深山竹，风雨也自由。
敲树鸟啄木，咽声蝉知秋。
无暇叹流年，有意漾扁舟。
溺溺微风过，寄语问岁友。

静享一轮月

□ 姜炳炎

在这团圆的日子里
漂泊的我静享一轮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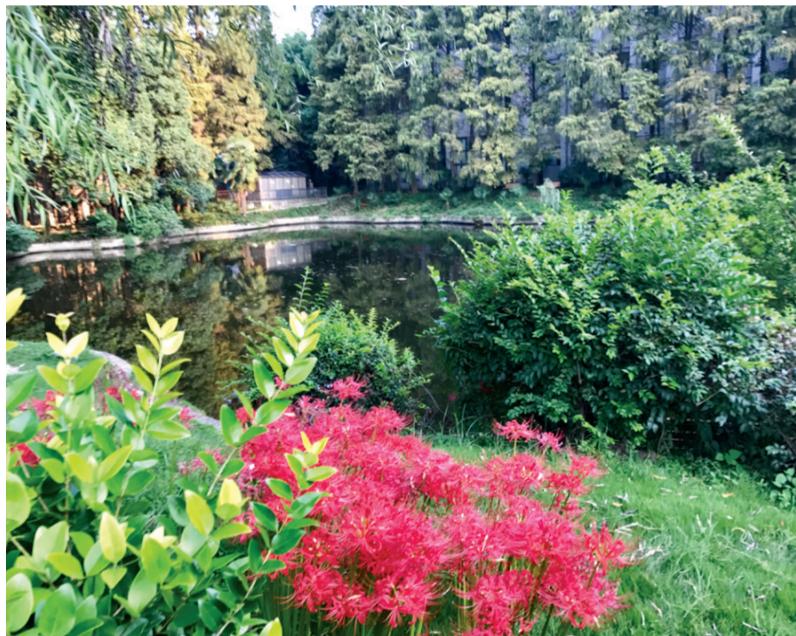
忆不起春江花月的胜景
品不出海上明月的华美
唯有骨子里的乡情亲情
刺疼了多少脆弱的神经

月色开启尘封的记忆
我徜徉在母亲的怀抱里
唱着儿歌听过去的故事
打起背包徒步走向远方

月上中天 清风吹来
宁静温馨的夜色里
孤寂之心 行云流水般流淌
流淌在他乡的一轮明月下

让她如洗的清辉洒满世界
让她如珠的璀璨划亮夜空
让她如水的轻柔涤净尘埃
让她如虹的激情回荡思绪

在这团圆的日子里
我静享一个人的月色



一鉴亭 副刊 第496期 秋彼岸 舒卷 摄影

安静的书桌

□ 邵帅

这段时间一直在敲论文，总是敲着敲着就刷起了微博，总觉效率不高。想找个没网的地方专心敲文章，却发现美国大学里遍地wifi，不由得怀念起科大没网的日子了。那时候，科大不光宿舍没网，一些教学楼也没网。尤其是五教，不仅没网，连电源插口都没有，加之五教位置偏僻，所以去五教自习的人一向不多，容纳三四百人的大教室有时候只有五六人。这种略显孤寂的地方断不会有小情侣约着一起来自习，但这种环境却恰恰是我最喜欢的。记得那时，每到周末或其他没课的日子，一觉醒来十点多，吃个早午饭，把手机扔宿舍就奔了五教。到五教后，我先去看我的“专座”是不是空着，当年我从5101教室的第一个座位一路自习到5507的最后一个座位，才挑选出了这个不论采光、通风还是人体工程学都完美契合我要求的座位。要是恰好我的“专座”方圆五排五列恰巧都没人的话，那我

肯定就会美美地自习上一整天了。大概自习到傍晚六点，在东活美广食堂吃过晚饭，我便会独自去眼镜湖边散散步。这时天已渐黑，天边的晚霞伴着湖面的微风，总能让人沉浸在眼前的美景中。随着夕阳完全落下去，我的大脑也在黄昏的这份安宁中得到了充足的放松，我便又折回到五教那张书桌前。等到晚上11点刚过，五教的保安大叔就会来赶人了，我的同学赵辉往往也在五教自习，这时就能看到他被赶出来了，偶尔也能碰到另一个同学岩帝，我就跟着他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穿过五教前的小树林，一同走在回宿舍的小道上。途经风味餐厅，我总会多花上一块钱，要个加俩肠的杂粮饼边走边吃，赵辉一直喊着减肥，所以他买杂粮饼从来只加一个肠，有趣的是每次还没吃完，他便折返回去，再要一个杂粮饼，还是只加一个肠。

回到宿舍，一般放下书包我就直奔三楼东头的洗漱间，这时我们华罗庚班开讨论会的时间要到了，会议议题通常只有一个：这次作业怎么做？若是有大神已把作业里的难题做出来了，我们大家必定会膜拜一番，然后讨论也就变成了该大神的个

人秀。否则的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往往也能得到一个听着有点道理的答案，大家也就假装做出来，心满意足地散了。睡得早的直接洗漱睡觉去了，而我这种睡得晚的，则会冲个美美的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看美剧《老友记》。一开始看《老友记》美其名曰为了练习托福口语，最后《老友记》看了三遍，我托福口语也没上二十分钟。通常看到一两点时，就准备睡了，我的室友一鸣往往喜欢躺在床上看小说，要是此时他也还没睡，我们俩中肯定会有一个人爬下床走到对方床头，贱兮兮问要不要一起去上厕所，直到把对方催下床为止。要是一鸣睡了，我一般也就憋着了，这样第二天还能起得稍微早一点。第二天早上六七点被憋醒后，目送我的学霸室友在晨风中骑着自行车去西区上课，我会再爬上床来个回笼觉，醒来肯定又是十点多了，吃完饭便又去五教了。

后来大四交流去了中科院大学，再后来到美国读起了博士，差不多已有四年没在五教美美地自习上一天了。想想还是很怀念五教里那张安静的书桌。

（作者系我校2010级校友）